他从封闭的集体生活里走出来，在社会经验和行政经验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出任体育官员，他的唯一特长是率领队伍拿金牌。在他们看来，有这种能力，就是所谓的会管理。——和菜头

体制的革新，其实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小团体，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而不是等待哪一个重要人物的一声令下。体制的革新，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舒桂林

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孔圣人大为赞赏，以不知生，焉论死的态度不谈鬼论神，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是不接受心理暗示的坚决表示。——翠红

■和菜头 专栏

体育主管应当CEO化

中国羽毛球女选手周蜜在马来西亚现身，引发国内媒体猜疑：是否周蜜准备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世界比赛。周蜜被逼无奈，只好专门发声明澄清。理由听起来让人感觉非常心酸：我是去马来西亚找工作。借由周蜜出走事件，揭开了中国羽毛球运动的盖子，让观众们知道了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的生活是何等寒酸、艰难。

乒乓球和羽毛球是中国的两大国球，多年来无数运动员东征西讨，赢得无数荣誉。但是，乒乓球和羽毛球运动员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乒乓球运动在中国成功实现了俱乐部化，通过联赛为运动员赢得了丰厚的收入。而羽毛球却没有联赛，运动员也不允许私接广告，还保持着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状态。因此，羽毛球运动员取得的荣誉甚大，但是收入甚少。这才出现了周蜜退役出走，去马来西亚找工作，找口饭吃的悲情实践。

对此，乒羽中心副主任李永波先生说：从实际效果看，一些联赛开展后，成绩反而越来越差。我们羽毛球队的管理非常有经验，如果放这些队员回各省、各俱乐部，到时候的管理就乱了套，一是让他们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另外就是怕他们接触到市场经济一些不良的东西。羽毛球队更希望以获得奥运冠军的方式来推动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羽毛球运动的主管，李永波先生的这番话让人非常失望，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常年过集体生活的人成长为技术官僚以后的思路和眼界。在李永波先生的眼里，管理一个运动项目，和管理一支国家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才会说出这种“一放就散”的话来，才会觉得不能让这些已经成年的运动员接触到“不良的东西”，才会觉得应该把国手们全部封闭集中在国家队里是万全之策。

李永波先生是谁？他是曾经的羽毛球运动员，运动员而为教练，教练而为体育官员，他走是传统的中国体育官员晋升道路。和无数他的同事一样，他从封闭的集体生活里走出来，在社会经验和行政经验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出任体育官员，他的唯一特长是率领队伍拿金牌。在他们看来，有这种能力，就是所谓的会管理。

所以，李永波对于联赛讲出这种话来并不奇怪。因为除了带领队伍夺金之外，他根本不懂一个体育项目应该如何在一个商业社会中生存，并且发展壮大。除了金牌之外，他不会去考虑一个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如何生存，需要多少钱去进行个人发展，治疗身体上的运动损伤。拿金牌是唯一目标，除此而外，一切可能会对此造成感染的因素都应该排除。因此，联赛是万恶之源。

这样的体育官员还有很多，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却根本没有意识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毁灭一项运动。李永波的逻辑很容易被反驳：联赛在中国没有毁灭乒乓球，在亚洲也没有摧毁日本和韩国的羽毛球，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摧毁羽毛球呢？我怀疑，李永波这样的体育技术官僚是否真有能力办好一场联赛？那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水平，他只知道封闭训练。

如果我们不想看到周蜜、邹春兰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如果我们还想让自己的儿辈孙辈能继续欣赏到高水平的体育比赛，那么我个人觉得体育官员应该CEO化。宁可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当体育官员，也不要这些运动员而教练、教练而官员的人来充任。说实话，这些人其实活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之外的真空里，能打球，能带队，但是管理不了一项运动。应该叫CEO们来对体育项目进行市场化，他们比体育技术官僚更善于找到赞助，实现赢利，举办成功的联赛，创建成功的俱乐部。如果一项运动有丰厚的回报，又能赢得荣誉，那么也就永远不用担心没有人参与，没有人追求冠军。

■舒桂林 专栏

体制革新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年头，从体制角度为中国足球以及中国体育把脉问诊不算新鲜，甚至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徐明、张海等人还曾抛出“打倒”、“革命”之类的敏感字眼，然而，当陈培德这样出身体制内的高官痛心疾首地说出“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那么永远都没有希望”等语句时，我还是为之一震。体制之痛，如果不是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何至于令大多以道貌岸然形象示人的正局级高官发此言？

陈腐体制带来的切肤之痛，没有人会比体育圈内人士有更深感受。事实上，不独媒体高调呼吁中国足球以及中国体育进行体制革新，体育圈内多数人也颇多诟病，像陈培德之类的人物，何止千万？只不过，有些人一面骂体制，一面却又离不开体制，不敢放开来说而已。以我接触过的体育界人物来看，在私下场合，几乎没有人不对不合时宜的体制大摇其头。还有许多人预言，2008年奥运会之后，举国体制将告终结。即便是王俊生、阎世铎，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不也曾对体制问题颇有微辞？

这就构成了令人难解的悖论——中国体坛，几乎所有人都对体制不满，大家齐齐开火，走在市场化改革前列的中国足协更不幸成为了落后体制的代名词，而就连他们，也对体制怨声载道；与此同时，所有人又都生活在体制之内，所有人其实都是体制的维系者。

不是吗？陈培德可以高声骂娘，但他在执掌浙江省体育局任内，不也曾惮精竭虑，为体制服务。他做的事情，不见得会比其他人或中国足协的负责人更加高尚。抨击兴奋剂的丑陋固然是对的，但以清者自清的态度示人，就能表明自己的纯洁？

体制的革新，需要靠每一个脚踏实地的努力。空喊口号，除了博得一时的清誉，于现实的改变何益？像陈培德这样掌握一省体育命脉的高官，完全可以靠他的权力在他的任内做出一些事情来，起到先行者的作用，然后带动大家，形成合力。可是，他只不过是熬到快要退居二线才有所动作，以致彻底退居二线之后才放开手脚。这一天，未免来得太迟了一些，也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否有真正的勇气。

中国体坛落后的体制引发了太多的不满，可是它却一直在维系，正是因为大家都热衷于当空谈家，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损——因为体制革新的过程，必定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如果陈培德、谢亚龙之类敢于在自己的任内大刀阔斧地变革，我不相信不会对体制产生触动。

体制的革新，其实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小团体，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而不是等待哪一个重要人物的一声令下。体制的革新，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漫画 李晓宜 画

■多数派预告

5年后“明郅”组合在斯坦科维奇杯上首演，对于这对组合的未来你怎么看？请进入搜狐调查区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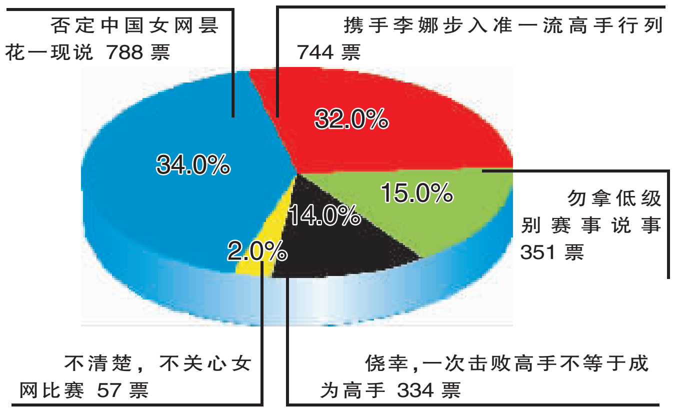
■读来读往

本版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如欲转载、摘编，请致电：020—34323035或发电子邮件至tybpl@xxsb.com。

■多数派报告 ——信息时报–搜狐体育联合调查

中国女网不是昙花一现

北欧之光赛郑洁击败米斯金娜夺冠，其WTA排名有可能跻身前30，将和李娜一起成为美网种子选手，这次夺冠意义在于——



(投票数：2274)

■翠红 专栏

从社区盾魔咒谈起

慈善盾杯比赛向来以“尴尬”为标志，赢了的面无表情，输了的有些窃喜的模样。自广东卫视转播英超附带转播慈善盾杯比赛以来，尽管看比赛的频道换了，社区盾的魔咒却只在去年切尔西身上破除过一次：赢社区盾者不能拿本赛季英超冠军。

这个够得上魔咒标准了。中国队N年逢韩不胜就不叫魔咒，叫实力不济。能破除魔咒的人，不是上帝就是撒旦。或曰：天才，疯子。穆里尼奥是天才加疯子似的人物。带一支小联赛球队称雄欧洲，是天才。有事无事胡言乱语被罚款停赛，是疯子。天才和疯子均是极其自我的人，越自我越少接受心理暗示，越少受到外界磁场干扰。魔咒，我们要怎样科学地说明呢？就算是一种磁场作用吧，谁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科学万能”呢？

魔咒与宿命有类似之处。有个小女生定要我替她好好排个盘，好好把前生后世算干净，并说今年拜了某女大师，她讲的并没有应验。和她解释许久：命定的东西顶多占七分(我私自以为占三分)，更多的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和她举了自己的例子，按我的四柱排盘，随便谁来看都说是没有大学可念，读书是不行。但我读书不错，反而挣钱不行。因我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书本上。该小女生一口咬定是由于算错了，并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无语。把自己交付给命运任由宰割，唯有向负面一途走的结果。这种命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玩过四柱预测的人都知道，算易断难。至少要结合面相、手相乃至祖坟风水和姓字，才可以稍下一点结论。不然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那么多人，难道全是一样的命？双胞胎尚且会走不同的生活道路。我不太喜欢那种“做善事可改变命运”的说法，听起来像是做交易，等价交换，完全是经济社会的理论。讲句不科学的话，为善若不从心头发，想依此积德难于骆驼穿针眼。

中国人喜欢讲“信则灵”，也有几分道理。信的人容易接受心理暗示。估计去年穆里尼奥拿到盾杯时，想都没想过魔咒一事。干我底事？魔咒自存，我冠军自拿。穆里尼奥的态度正好是中国圣人的态度。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孔圣人大为赞赏，以不知生，焉论死的态度不谈鬼论神，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是不接受心理暗示的坚决表示。想必让孔老夫子来带中国足球队，“逢韩不胜”之类的怪圈圈立马可除。盖老夫子现实而踏实，比赛前不会为西亚裁判是易卜拉欣而惶惶然，亦不会在败后讲些什么“运气不好”之类的怪话。嗯，看来能破除魔咒的人应加上了一种：圣人。